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晉家人傳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唐明宗皇帝女也后初號永寧公主清泰二年封魏國長公主自廢帝立帝疑高祖又反三年公主自太原入朝于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詔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即反邪既醒左右告之廢帝大悔公主歸且證高祖高祖由是益不自安高祖即位公主當為皇后天福二年三月有司言皇太妃尊號已正請上寶用太妃高祖庶母劉氏也高祖曰宗廟未立謙抑未皇七年夏五月高祖已病乃詔尊太妃為皇太后然卒不奉用而高祖崩故后詔高祖世亦無用命出帝天福八年七月用尊皇后為皇太后太后為人彊敏高祖常嚴憚之出帝馮皇后

用事太后數訓誡之出帝不從乃及于敗開運三年十二月耶律德光已降晉兵遣張彥澤先犯京師以書遺太后具道已降晉軍且曰吾有梳頭妮子竊藥囊已奔于晉今比日在不吾戰陽城時亡奚車三乘在不吾又問契丹先爲晉獲者及景延廣桑維翰等所在太后與帝聞彥澤至欲自焚嬖臣薛超勸止之及得德光所與書乃滅火出上苑中帝召當直學士范質謂曰杜即一何相負昔先帝起太原時欲擇一子留守謀之杜請皇帝皇帝曰屬我我素自爲其所知卿爲我草奏具言庶幾活我子母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藩生及中中原失馭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密興利除室躬擐甲胄深入寇場犯露

蒙霜度鴈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執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世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感運盡天以十萬師徒以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色羞貪生恐耻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凶側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惠顧曷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一門街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次又爲太后表曰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傳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降書晏撫者妾伏念先皇

帝頃在并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太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以六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猷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義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感實自貶將誰執令宮皇震怒中外携離上將率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願官恩旨曲示哀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昭延寶奉表請罪陳謝臣聞德光報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四年正月丁亥朔德光入京師帝與太后肩輿至郊外德光不見館于封禪寺遣其將崔廷勳官兵守之其時雨雪寒凍皆苦飢太后使人謂寺僧曰足骨於此飯

僧數萬今日豈不相懼邪僧辭曰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辛卯德光降帝爲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遷于黃龍府德光使人謂太后曰各聞重貴不逃母教而至于此可來自便勿與俱行太后答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然重貴北去幸蒙大惠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於是太后與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昭延寶等舉族從帝而北臣宮女五十宦官三十東西班五十醫官一控鶴官四御厨七茶酒司二儀鸞司二六軍士二十人從衛臣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傍父老爭持牛酒爲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饑不得食遣宮女從官採木實

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
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
五六月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
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
府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徙帝太后于懷密州去黃龍府
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國母爲永康王所
囚永康王遣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明年四月永康
王至遼陽帝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永康王
止帝以常服見帝伏地雨泣自陳過咎永康王使人扶起
之與坐飲酒奏樂而永康王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
泣下悲不自勝爭自衣服藥餌爲遺五月永康王上陁取
帝所從行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永康主妻兄禪奴愛帝小女求之帝辭呂尚幼永康王馳
一騎取之呂賜禪奴陁虜地并高涼虜人常呂五月上陁
避暑八月下陁至八月永康王下陁太后自馳至霸州見
永康王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呂爲生永康王呂太后自
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明年乃漢乾祐二年其
二月徙帝太后于建州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
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呂館于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二
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二月太后寢疾無醫
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于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者
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
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
后宮人宦者東西班皆被髮跣跪扶昇其柩至賜地焚其

骨穿地而葬焉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契丹亡歸者言見
帝與皇后諸子皆無恙後不知其所終

安太妃代北人也不知其世家為敬儒妻生出帝封秦國
夫人出帝太尊為皇太妃妃老而失明從出帝北遷自遼
陽徙建州卒於道中臨卒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南面颺之
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既卒砂磧中無草木乃毀奚車而
焚之載其燼骨至建州李太后亦卒遂并葬之

出帝皇后馮氏定州人也父濛為州進奏吏居京師呂巧
佞為安重誨所喜呂為鄴都副留守高祖留守鄴都得濛
驩其為東胤娶濛女後封吳國夫人東胤早卒后寡居
旬色出帝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出帝居喪中納之呂為
后是日呂六宮仗衛太常鼓吹命后至西御莊見于高祖

影殿群臣皆賀帝顧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
任大慶群臣出帝與皇后酣飲歌舞過梓宮前醜而告曰
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皆失笑帝亦自絕倒
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女嫗何似皇后與左右皆大笑
聲聞于外后既太尊內寵封拜宮官尚官知客等皆為郡
夫人又用男子李彥弼為皇后宮都押衙其兄玉執政內
外用事晉遂呂亂契丹犯京師暴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
母於宮中亂人倫之大典后隨帝北遷哀帝之辱數求毒
藥欲與帝俱飲呂死而藥不可得後不知其所終

晉氏始出夷狄而微終為夷狄所滅故其宗室次序本末
不能究見其可見者曰高祖二兄一兄六弟七子二孫
而有略而詳非惟禍亂多故而生其事實抑亦無足稱焉

者然粗存其見者且備其闕云二叔父曰萬友萬詮兄曰敬儒弟曰敬威敬德敬殷敬贊敬暉重儼子曰重貴重信重又重英重進重曆重泉孫曰延煦延寶孝平皇帝生孝元皇帝萬友萬詮孝元皇帝生高祖萬友生敬威敬贊萬詮生敬暉而敬儒敬德敬殷重儼皆不知其父高祖為親疎也高祖孝元皇帝弟二子也而敬儒為兄疑其長子也則於高祖屬長而親然贈官及最後於諸弟而高祖世獨不得追封此又可疑也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疎然高祖愛之養戶為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遜諸子高祖叔兄與弟敬殷子重進皆前即位卒而敬威敬德重胤重英高祖反時死高祖少子曰馮公未名而卒而舊說曰重睿為幼子者非也石氏世事軍中萬友萬詮職卑不見天福

二年正月萬友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師萬詮亦自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出帝天福八年五月追封皇叔祖萬友為秦王萬詮加贈太師追封趙王

敬威字奉信唐廢帝時為彰聖右弟三都指擲使領常州刺史聞高祖舉兵太原謂人曰生而有死入孰脂免吾兄方舉大事吾不可偷生取辱見笑一時遂自殺敬德時為沂州馬步軍指揮使呂高祖反誅天福二年正月贈敬威敬德皆為太傅并贈敬殷呂檢校太子賓客亦贈太傅而不及敬儒七年正月追封敬威廣王敬德福王敬殷通王皆贈太尉敬儒始呂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贈太傅而獨不得封出帝天福八年

五月加贈三皇叔皆爲太師而皇伯敬儒始追封宋王亦加贈太師

敬贊字德和少無賴鼠身民間高祖使人求得之補太原牙將即位呂爲飛龍皇城使累遷曹州防禦使天福五年夏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敬贊性貪暴高祖爲擇賢佐吏輔之而敬贊亦憚高祖嚴未嘗敢犯法歲餘徙鎮保義出帝時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漸驕恣帝嘗遣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陝人苦其暴虐召還京師呂其皇叔不能責也斥其元從都押衙蘇彥存鄭溫過呂斃之契丹犯邊敬贊從出帝幸澶淵使呂兵備文陽守麻家渡未嘗見敵皆無功開運元年七月復出爲威勝軍節度使歲餘出帝呂轉州爲威信軍授敬贊節度使在曹貪暴尤甚久之

召還張彥澤兵犯京師敬贊夜走踰城東垣墮沙濠溺死時年四十九

韓王敬曠字德昭爲人厚重剛直勇高多智高祖尤愛之高祖時爲輔州防禦使以廉儉見稱卒于官贈太傅天福八年加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

高祖李皇后生楚王重信其諸子皆不知其母當高祖起太原重英爲右衛將軍重胤爲皇城副使居京師聞高祖幸事匿民家井中捕得誅之并族民家天福二年正月高祖爲二子發哀皆贈爲太保并贈重進呂故左金吾衛將軍贈太保七年正月比日加贈太傅追封重英號王重胤鄭王重進夔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比日加贈太師

楚王重信字守字爲人敏悟多智而好禮天福二年二月

呂左驍衛上將軍拜河陽三城節度使有善政高祖下詔褒之昇感范延光反詔前靈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陽兵討延光從賓亦反重信見殺時年二十高祖欲贈重信太尉大臣引漢故事皇子無為三公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吝哀之甚自我而已豈有例邪乃贈太尉七年正月加贈太師追封沂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易封楚王

壽王重義字弘理為人好學頗知兵法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高祖幸汴州召為東都留守張從賓反攻河南見殺時年十九贈太傅天福七年正月加贈太尉追封壽王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皆無字重睿為人貌類高祖高祖卧疾宰相馮道入見卧内重睿尚幼高祖呼出使拜道於前因呂宮者抱持道懷中高祖雖不言左右

皆知其呂重睿託道也高祖崩晉大臣曰國家多事議立長君而景延廣已陰許立出帝重睿遂不得立出帝以重睿為檢校太保開封尹以左散騎常侍遷蔚權知開封府事開運二年五月拜重睿雄武軍節度使歲餘徙鎮忠武皆不之鎮契丹滅晉重睿從出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陳王重杲高祖幼子也小字馮六末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出帝天福八年五月加贈太師延煦延寶高祖諸孫也出帝以為子開運二年秋以延煦為鄭州刺史延煦少不能視事以一宦者從之又選尚書郎路航參知州事宦者遂專政每詬辱航出帝召航還已而徙延煦齊州防禦使三年拜鎮寧軍節度使是時河北用兵天下旱蝗民餓死者百萬計而諸鎮爭為聚斂趙在禮所積鉅

萬爲諸侯之最出帝利其貲乃以延煦娶在禮女在禮獻
綃三千匹前後所獻不可勝數三年五月遣宗正卿石光
贊以聘幣二百五十床迎于其弟出帝宴在禮萬歲殿所
以賜予甚厚君臣窮極奢侈時人以爲榮在禮謂人曰吾
此一婚其費千萬十一月徙延煦鎮保義自延煦爲齊州
防禦使而延寶代爲鄭州刺史及契丹滅晉出帝與皇太
后遣延煦延寶齎降表王璽金印以歸契丹而延寶時亦
爲威信軍節度使矣契丹得璽以爲製作非工與前史所
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璽出帝以狀荅曰頃王從珂
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命命玉工
製此璽在位群臣皆知之乃已後延煦等從帝北遷不知
其所終

嗚呼古之不幸無子而曰其同宗之子爲後者聖人許之
著之禮經而不諱也而後世間閭鄙俚之人則諱之諱則
不勝其欺與僞也故其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諱其父母而
自欺以爲我生之子曰不如如此則不能得其一志盡愛於
我而其心必二也而爲其子者亦自諱其所生而絕其天
性之親反視己爲叔伯父曰此欺其九族而亂其八鬼親
疎之屬凡物生而有肉知未有肉不愛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
忍而真絕其天性歟曾禽獸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陽
絕之是大僞也夫閭閻鄙俚之人之慮於事者亦已深矣
然而苟竊欺僞不可曰爲法者小人之事也惟聖人則不
然曰謂人道莫大於繼絕此萬世之通制而天下之公行
也何必諱哉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爲人

後者必有肉所生之父母所後之父母此理之自然也何必諱哉其簡易明白不苟不竊不欺不偽可以爲通制而公行者聖人之法也又以謂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臣斬而不絕其所生之親者天性之不可絕也然而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替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臣來有天下國家者莫不用之而晉氏不用也出帝之於敬儒絕其父道臣而爵之非特臣其義不當立不得已而絕之蓋亦習見閭閻鄙俚之所爲也五代干戈賊亂之世也禮樂崩壞三綱五常之道絕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掃地而盡於是矣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天子而爲閭閻鄙俚之事者多矣而晉氏超於夷狄以篡逆而得天下高祖臣耶律德光爲父而出帝於德光則臣爲祖而稱孫於其所生父則臣而名之是豈可臣人理責哉

五代史記卷第十七

五代史記卷第十八

漢家人傳六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高祖皇后李氏晉陽人也其父爲農高祖少爲傭卒牧馬
晉陽夜入其家劫取之高祖已貴封魏國夫人生隱帝開
運四年高祖起兵太原賞傭士帑藏不足充欲歛於民后
諫曰方今起事號爲義兵民未知惠而先奪其財殆非新
天子所旨救民之意也今後宮所有請悉出之雖其不足
士亦不旨爲怨也高祖爲改容謝之高祖即位立爲皇后
高祖崩隱帝用尊爲皇太后帝年少數與小人郭允明後
替李業等遊戲宮中后數切責之帝曰國家之事外有朝
廷非太后所且言也太常卿張昭聞之上疏諫帝請親近
師傅延問正人旨開聰明帝益不省其後帝卒與允明等

謀議遂至於亡初帝與允明等謀誅楊邠史弘肇等議已
定入白太后太后曰此大事也當與宰相議之李業從勿
對曰先皇帝平生言朝廷大事勿問書生太后深目為不
可帝拂衣而去曰何必謀於閑門邠等死周太祖起兵兵
嚮京師慕容彥超敗於劉子陂帝欲出自臨兵太后止之
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今若按兵無動臣
詔諭威威必有說則君臣之際庶幾尚全帝不從臣出遂
及於難周太祖入京師舉事皆稱太后詔已而議立湘陰
公贊為天子贊未至太祖乃請太后臨朝已而太祖出征
契丹軍士擁之以還太祖請事太后為母太后詔曰侍中
功烈崇高德聲昭著翦除禍亂安定邦家謳歌有歸曆數
攸屬所屆軍民推戴億兆同歡老身未終殘年屬此多難

惟臣衰朽託於始終載省來戕如母見待感認深意涕泗

橫流於是遷后於太平宮尊號曰昭聖皇太后顯德元

年春崩隱帝舊史實錄曰無皇后帝立三年崩時年二十一其果其立后也

高祖二弟三子弟曰崇曰信子曰承訓承祐承勳崇子曰

贊高祖愛之曰為己子乾祐元年拜贊徐州節度使承訓

早卒追封魏王承祐次立是謂隱帝承勳為開封尹周太

祖已敗漢兵于北郊隱帝遇弒太祖入京師曰謂漢大臣

必相推戴及見宰相馮道等道殊無意太祖不得已見道

猶下拜道受太祖拜如平時徐勞之曰公行良苦太祖意

色皆沮曰謂漢大臣未有推立已意又難於自立因白漢

太后擇立漢嗣而宗室河東節度使崇等在者四人乃為

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許州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徐

州節度使贇開封尹承勳皆高祖之子文武百辟其擇嗣君曰承天統於是周太祖與王峻入見太后言開封尹承勳高祖皇帝之子宜立太后曰承勳久病不任爲嗣太祖與群臣請見承勳視起居太后命曰卧榻昇承勳出見群臣群臣視之信然乃共奏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愛以爲子宜立爲嗣乃遣太師馮道率群臣迎贇道揣周太祖意不在贇謂太祖曰公此舉由衷乎太祖指天爲誓道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爲謬語人今謬語矣道見贇傳太后意召之贇行至宋州太祖自澶州爲兵士擁還京師王峻慮贇左右生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以兵七百騎衛贇崇至宋州贇登樓問崇所曰來之意崇曰澶州軍變懼未察之遣崇護衛非惡意也贇召崇崇不敢進馮道出與崇

語崇乃登樓見贇已而奪贇部下兵太祖曰書召道先歸留其副趙士文王度奉贇入朝太后道乃先還贇謂道曰寡人此來所恃者曰公三十年舊相是巨小疑道默然贇客將賈正等數曰道欲圖之贇曰勿草草事豈出於公邪道已去郭崇繼員于外館殺賈正及判官蕃美裔牙內都虞侯劉福孔目官夏昭度等太祖已監國太后乃下詔曰比者樞密使郭威志安宗社議立長君曰徐州節度使贇高祖近親立爲漢嗣乃自藩鎮召赴京師雖詔命已行而軍情不附天道在比人心靡東適當改下之初俾應分土之命贇可降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上柱國封相陰公贇自幽死初贇自徐州入也曰都押牙鞏庭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庭美等聞贇不得立乃閉城拒命太祖拜王彥

超徐州節度使下詔諭庭美等許昌刺史并詔贛負赦庭美等廣順元年三月彥超克徐州庭美等皆負綬承勳廣順元年呂疾卒追封陳王

嗚呼予既悲相陰公贇之事又嘉華庭美楊溫之所為贇於漢非嫡長特呂周氏移國畏天下而難之故假贇以伺間爾當是之時天下皆知贇之必不立也然庭美溫區區為贇守孤城呂死其始終之迹何媿於死節之士哉然予考於實錄二人之死狀不明夫二人之事固知其無所成其所重者死爾然叟氏不著不知其何呂死也當王彥超之攻徐州也周宣遣人招庭美等予得其詔書曰皆言庭美等嘗已送款於周後懼罪而復叛然庭美等狀亦不見是皆不可知也夫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

信者信矣予因嘉二人之忠而悲其志然不得列於死節之士者惜哉

蔡主信高祖之從弟也高祖鎮太原信為興捷軍都指揮使領義成軍節度使徙領許州高祖寢疾隱帝當為嗣楊邠等受顧命不欲信在京師乃遣信就鎮信涕泣而去信所至黷貨奸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召其妻子對之封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也楊邠等死信大喜謂其寮佐曰吾嘗為天無眼而使楊鬱於此者三年矣主上孤立幾落賊手諸公可已勸我一抔矣已而聞難作信憂不能食周太祖聞變於澶州王峻遣前申州刺史馬鐸以兵巡檢許州信乃自殺周太祖即位追封蔡王

傳先贇而後信亦便於述事

五代史記卷第八

五代史記卷第九

周太祖家人傳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傅汝舟校

太祖一后三妃聖穆皇后柴氏邢州堯山人也與太祖同里遂巨歸焉太祖微時喜飲博任俠不拘細行后常諫止之太祖狀貌奇偉后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及太祖即位后已先卒乃下詔故夫人柴氏追册為皇后謚曰聖穆

淑妃楊氏鎮州真定人也父弘裕真定少尹妃幼巨色選入趙王宮事王鎔鎔為張文禮所殺鎮州亂妃亦流寓民間後嫁里人石光輔居數年光輔死太祖柴夫人卒聞妃有色而賢遂娶之為繼室太祖方事漢高祖於太原天福中妃卒遂葬太原之近郊太祖即位廣順元年九月追册

爲淑妃拜妃弟廷璋爲右飛龍使廷璋辭曰臣父老矣願
臣授之太祖曰吾方思之豈忘爾父邪即召弘裕弘裕老
不能行乃就其家拜金紫光祿大夫真定少尹太祖崩葬
高陵一后三妃皆當陪葬而太原未克世宗詔有司營高
陵之側爲虛墓以俟顯德元年世宗已敗劉旻於高平遂
攻太原太原閉壁被圍乃遷妃喪而葬之

貴妃張氏鎮州真定人也祖記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兵
部尚書父同芝事趙王王鎔爲詔呈官官至檢校工部尚
書鎔死鎮州亂莊宗遣幽州符存審以兵討張文禮裨將
武從諫館於妃家見妃尚幼憐之而從諫家在太原遂以
妃歸爲其子婦久之太祖事漢高祖於太原楊夫人卒而
武氏子亦卒乃納妃爲繼室太祖貴舅封吳國夫人太祖

以兵入京師漢遣劉銖戮其家妃與諸子皆死太祖即位
追冊爲貴妃

德妃董氏鎮州靈壽人也祖文廣唐深州錄事參軍父光
嗣趙州昭慶尉妃幼穎悟始能言聞樂聲耳知其律呂年七
歲鎮州亂其家失之爲潞州牙將所得真諸褚中臣歸潞
將妻嘗生女輒不育得妃憐之養臣爲子過於所生居五
六年妃家悲思其兄瑀求之人間算知所在潞將仕于京
師遇瑀欣然歸之時年十二瑀臣嫁里人劉進超進超亦
仕晉爲內職契丹犯關進超歿于虜中妃發居洛陽漢高
祖由太原入京師太祖從過洛陽聞妃有賢行聘之太祖
建國中宮虛位遂冊爲德妃廣順二年卒年二十九妃兄
三人瑀官至太子右贊善大夫玄之自明皆至刺史初帝

舉兵于魏漢以兵圍帝弟時張貴妃與諸子青哥意哥姪
 守筠奉超定哥皆被誅青哥意哥不知其母誰氏太祖即
 位詔故弟二子青哥贈太尉賜名侗弟三子意哥贈司空
 賜名信皇姪守筠贈左領軍衛將軍以筠聲近榮為世宗
 避更名守愿奉超贈左監軍衛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
 軍賜名遜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癸未詔曰禮巨緣情恩
 呂悼往矧在友于之列尤鍾惻愴之情故皇弟贈太保侗
 贈司空信景運初啓天年不登俾予終鮮實勤予懷侗可
 贈太傅追封郟王信司徒祀王又詔曰故皇從弟贈左領
 軍衛將軍守愿贈左監門衛將軍奉超贈左千牛衛將軍
 遜等項因季世不享遐齡每念非辜難忘有慟守愿可贈
 左衛大將軍奉超右衛大將軍遜右武衛大將軍

五代史記卷第十九

唐家人傳七

唐家人傳七

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 周世宗家人傳八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清汪彥盛高濂傳汝舟校

周太祖聖穆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白為子是為世宗守禮字克讓白后族拜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世宗即位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光祿卿致仕居于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而左右亦莫敢言弟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于市有司白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守禮卒七十二官至太傅

嗚呼父子之恩至矣孟子言舜為天子而瞽叟殺人則棄天下竊負之而逃以謂天下可無舜不可無至公舜可棄

天下不可刑其父此為世立言之說也然事固有不得如其意者歟矣蓋天子有宗廟社稷之重百官之衛朝廷之嚴其不幸有不得竊而逃則如之何而可予讀周史見守禮殺人世宗寢而不問蓋羅進任天下重矣而子於其父亦至矣故寧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其所以合於義者蓋知權也君子之於事擇其輕重而處之耳失刑輕不孝重也刑者所以禁人為非孝者所以教人為善其意一也孰為重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而殺其父滅天性而絕人道孰為重權其所謂輕重者則天下雖不能棄而父亦不可刑也然則為舜與崇者宜如何無使瞽叟守禮至於殺人則可謂孝矣然亦有不得如其意則擇其輕重而處之焉世宗之知權明矣夫

世宗三皇后貞惠皇后劉氏不知其世家蓋徵時所娶也世宗為左監門衛將軍得封彭城縣君世宗從太祖于魏后留京師太祖舉兵漢誅太祖家屬后見殺太祖即位追封彭城郡夫人世宗顯德四年夏四月始詔彭城郡夫人劉氏追冊為皇后有司謚曰貞惠陵曰惠陵

宣懿皇后符氏其祖秦王存審父魏王彥卿后世王家出於將相之貴為人剛果有大志初適李守貞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而漢遣周太祖討之逾年攻破其城崇訓知不免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帷幔自蔽崇訓惶

邊求后不得遂自殺漢兵入其家后儼然坐堂上顧軍士曰郭公與吾父有舊汝輩無犯我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以謂一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竒之為加慰勉以歸彥卿后感太祖不殺拜太祖為父其母以后夫家滅亡而獨脫死兵刃之間以為天幸欲使削髮為尼后不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為太祖於后有恩而世宗性特英銳聞后如此益竒之及劉夫人卒遂納以為繼室世宗即位冊為皇后果世宗辨急多暴怒而後嘗追悔每怒左右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為解說世宗意亦隨解由是益重之世宗征淮后以帝不宜親行切諫止之世宗不聽師久無功遭大暑雨后以暑成疾而崩議者以方用兵請殺喪禮於是百官朝臨于西宮三日而釋服帝亦七日而釋葬

於新鄭陵曰懿陵後立皇后符氏后妹也國初遷西宮號

周太后

世宗子七人長曰宜哥次二皆未名次曰恭皇帝次曰熙讓次曰熙謹次曰熙誨皆不知其母為誰氏宜哥與其二皆為漢誅太祖即位詔賜皇孫名誼贈左驍衛大將軍誠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顯德三年群臣請封宗室世宗以謂為國日淺因信未及於人而須功德大成慶流于世而後議之可也明年夏四月癸未先封太祖諸子又詔曰父子之道聖賢不忘再思天闕之端愈動悲傷之抱故皇子左驍衛大將軍誼左武衛大將軍誠左屯衛大將軍誠等載惟往事有足傷懷宜增一字之封仍贈三台之秩誼可贈太尉追封越王誠太傅吳王誠太保韓王而

皇子在者皆不封六年北復三關遇疾還京師六月癸未
皇子宗訓特進左衛上將軍封梁王而宗讓亦拜左驍衛
上將軍封燕國公後十日而世宗崩梁王即位是為恭皇
帝其年八月宗讓更名熙讓封曹王熙謹熙誨皆前未封
爵遂拜熙謹右武衛大將軍封紀王熙誨左領軍衛大將
軍封蘄王皇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謹卒熙讓熙誨不知其
所終

嗚呼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其是非曲直之際雖父愛其子
亦或有所不得私焉當周太祖舉兵于魏漢遣劉銖誅
其家族於京師酷毒備至後太祖入立遣人責銖銖辭不
屈太祖雖深恨之然以銖辭直終不及其家也及追封妻
子之被殺者其言深自隱痛之而已不敢有非漢之辭焉

蓋知其曲在已也故略存其辭以見周之有媿於其心者
矣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一 梁臣傳九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子亦以謂五代無全臣無者非
無一人蓋僅有之耳余得死節之士三人焉其仕不及于
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一作梁唐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
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一作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
而一代之臣未必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少好
學工書檄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彛
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彛無所薦引翔客益窘
為人作箴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
太祖愛之謂彛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

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爭戰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亦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初太祖常侍殿上昭宗意衛兵有能擒之者乃佯為鞋結解以顧太祖太祖跪而結之而左右無敢動者太祖流汗洽背由此稀復進見昭宗遷洛陽宴崇勳殿酒半起使人召太祖入內殿將有所託太祖益懇辭以疾昭宗曰卿不欲來可使敬翔來太祖遽麾翔出翔亦佯醉去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翔切諫以謂新

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太祖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進攻壽州不克而多所亡失太祖始大悔恨歸而忿躁殺唐大臣幾盡然益以翔為可信任梁之篡弒翔之謀為多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為崇政院以翔為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為人深沈有大畧從太祖用兵二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書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而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為之改易太祖破徐州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出入卧內如平時翔頗患之劉氏謂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為辱我請從此訣矣翔以太祖

故謝而止之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鎮權貴往往附之寵信三事不下於翔當時貴家往往効之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懇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為崇政使拜翔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翔以友珪畏已多稱疾未嘗省事未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翔愈鬱鬱不得志其後梁盡失河北與晉相距楊劉翔曰故時河朔半在以先帝之武御貔虎之臣猶不得志於晉今晉日益疆梁日益削陛下處深宮中所與計事者非其近習則皆親戚之私而望成事乎臣聞晉攻楊劉李亞子負薪渡水為士卒先陛下委蛇守文以儒雅自喜而遣賀瓖為將豈足當彼之餘鋒乎臣雖備矣受國恩深若其乏材願得自效巖等以翔為怨言遂不用其

後王彥章敗于中都末帝懇召段凝於河上是時梁精兵悉在凝軍凝有異志顧望不來不帝遽呼翔曰朕居常忽卿言今急矣勿以為對卿其教我當安歸翔曰臣從先帝三十餘年今雖為相實朱氏老奴爾事陛下如即君以臣之心敢有所隱陛下初用段凝臣已爭之今凝不來敵勢已迫欲為陛下謀則小人間之必不見聽請先死不忍見宗廟之亡君臣相向慟哭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止高頭車坊將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白經而卒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為盜珍為

將善治軍選士太祖初鎮宣武珍爲太祖創立軍制選將
練兵甚有法太祖得諸將所募兵及佗降兵皆以屬珍珍
選將五十餘人皆可用梁敗黃巢破秦宗權東并兗鄆未
嘗不在戰中而嘗勇出諸將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
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
其麾下兵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珍以兵
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
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秦宗權遣盧
瑋張晁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
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珍偏將張仁遇白珍曰軍中有
犯令者請先斬而後白珍曰偏將乃欲專殺耶立斬仁遇
以徇軍軍中皆感悅珍得所募兵萬餘以歸太祖大喜曰

賊在吾郊若踐吾麥奈何今珍至吾事濟矣且賊方息兵
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且出其
不意以擊之乃出兵擊敗晁等宗權由此敗亡而梁軍威
大振以得珍兵故也珍從太祖攻宋宣取曹州執其刺史
丘弘禮又取濮州刺史朱裕奔于鄆州太祖乃還汴留攻
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朱裕詐爲降
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其兵叩鄆城
門朱裕登陴開門內珍軍珍軍已入雍瓦城而垂門發鄆人
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雍瓦城中珍僅以身免太祖
不之責也魏博軍亂囚樂彥貞太祖遣珍救魏珍破黎陽
臨河李固分遣聶金范居實等略澶州殺魏豹子軍二千
於臨黃珍威振河朔魏人殺彥貞珍乃還梁攻徐州遣珍

先攻下豐縣又敗時溥於吳康與李唐賓等屯蕭縣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為尚讓偏將與太祖戰尉氏門為太祖所敗唐賓乃降梁梁兵攻掠四方唐賓常與珍俱與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戰每小却唐賓佐之乃大勝珍嘗私迎其家置匭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與唐賓不協唐賓不能忍夜走還宣武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前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唐賓部將嚴郊治既失期軍吏督之郊訴于唐賓唐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唐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遣使者告唐賓反使者晨至梁敬翔恐太祖具怒不可測乃匿使者至夜而見之謂雖有所發必湏明日冀得少緩其事而圖之既夕乃引珍使者入見太祖大驚然

已夜矣不能有所發翔因從突為太祖畫明日佯收唐賓妻子下獄因如珍軍去蕭一舍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諸將霍存等十餘人叩頭救珍太祖大怒舉胡牀擲之曰方珍殺唐賓時獨不救之邪存等退珍遂絕死

龐師古曹州南華人也初名從梁太祖鎮宣武初得馬五百匹為騎兵乃以師古將之從破黃巢秦宗奭皆有功太祖攻時溥未下留兵屬師古守之師古取其宿遷進屯召梁溥以兵二萬出戰師古敗之斬首二千級孫儒遂揚行密取揚州淮南大亂太祖遣師古渡淮攻儒為儒所敗是時朱珍李唐賓已死師古與霍存分將其兵柳王友裕攻徐州朱瑾以兵救時溥友裕敗溥於石佛山瑾收餘兵去太祖以友裕可追而不追奪其兵以屬師古師古攻破徐

州斬溥太祖表師古徐州留後梁兵攻鄆州臨濟水師古
徹木為橋夜以中軍先濟朱宣走中都見殺太祖已下兗
鄆乃遣師古與葛從周攻楊行密于淮南師古出清口從
周出安豐師古自其微時事太祖為人謹甚未嘗離左右
及為將出兵必受方略以行軍中非太祖命不妄動師古
營清口地勢卑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太祖命不聽淮
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以為
搖動卒立斬之已而水至兵不能戰遂見殺

嗚呼兵之勝敗豈易言哉梁兵彊於天下而吳人號為輕
弱然師古再舉擊吳輒再敗以死其後太祖自將出光山
攻壽春然亦敗也蓋自高駢死唐以梁兼統淮南遂與孫
楊爭矣凡三十年間三舉而三敗以至一彊遭至弱而如此

此其不可以理得也兵法固有以寡而敗衆以弱而勝彊
者顧其豈足以知之哉豈非適與其機會邪故曰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也可不慎哉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從太
祖攻蔡州太祖豫去馬從周扶太祖復騎與敵步鬪傷面身
被數瘡偏將張延壽從周擊之從周得與太祖俱去太祖
盡黜諸將獨用從周延壽為大將秦宗權掠地潁亳及梁
兵戰于焦夷從周獲其將王洧一人從朱珍收兵淄青遇
東兵輒戰珍得兵歸從周功為多張全義龍柔李罕之於河
陽罕之奔晉召晉兵以攻全義全義乞兵於梁太祖遣從
周丁會等救之敗晉兵於沔州馮霸殺晉守將李克
脩以降梁太祖遣從周入潞州晉兵攻之從周不能守走

河陽太祖攻魏從周與丁會先下黎陽臨河會太祖於內
苗敗魏兵於永定橋從丁會攻宿州以水浸其城遂破之
太祖攻朱瑾于兖州未下留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
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兵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晉攻魏魏人求
救太祖遣侯言救魏言築壘于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
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鑿金三閭門以待晉兵
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閭門出擊敗晉兵晉王怒自將擊從
周從周雖大敗而梁兵擒其子落落送于魏斬之遂從攻
鄆州擒朱宣於中都又攻兖州走朱瑾太祖表從周兖州
留後以充鄆兵攻淮南出安甌且會龐師古于清口從周行
至濠州聞師古死遽還至溍河將渡而淮兵追之從周亦

大敗是時晉兵出山東攻相衛太祖遣從周略地山東下
洛州斬其刺史刑善益又下邢州走其刺史馬師素又下
磁州殺其刺史表奉滔五日而下三州太祖乃表從周兼
邢州留後劉仁恭攻魏已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從周
會太祖救魏入于魏州燕兵攻館陶門從周以五百騎出
戰曰大敵在前何可返顧使閉門而後戰破其八柵燕兵
走追至于臨淸擁之御河溺死者甚衆太祖以從周為宣
義行軍司馬太祖遣從周攻劉守文于滄州以將暉監其
軍守文求救于其父仁恭仁恭以燕兵救之暉語諸將曰
吾王以我監諸將今燕兵來不可迎戰宜縱其入城聚食
倉廩使兩困而後取之諸將頗以為然從周怒曰兵在上
將豈監軍所得言且暉之言乃常談爾勝敗之機在吾心

暉豈足以知之乃勒兵逆仁恭于乾寧戰于老鷓堤仁恭
大敗斬首三餘萬級獲其將馬慎公等百餘人馬三千匹
是時守文亦求救於晉晉為攻鄆洛以牽之從周遽還敗
晉兵于青山遂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
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
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龍泰等州從周家屬為鄩
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
卒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上將軍以疾致仕拜右
衛上將軍居于偃師末帝即位拜昭義軍節度使封陳留
郡王良其俸于家卒贈太尉

霍存洛州曲周人也少從黃巢巢敗存乃降梁存為將驍
勇善騎射秦宗權攻汴存以三千人夜破張旺柵又以騎

兵破秦贛殺三千人敗旺於赤岡從朱珍掠淄青龐師古
攻時溥皆有功朱珍與李唐質俱死乃以龐師古代珍存
代唐質以攻溥溥敗碭山存獲其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梁
攻宿州葛從周引水浸之丁會與存戰城下遂下之從攻
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罕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
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梁得曹州太祖以存為
刺史兼諸軍都指揮使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
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弊太祖曰瑾
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
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存中流矢
卒太祖已即位閱騎兵於繁臺顧諸將曰使霍存在豈勞
吾親閱邪諸君寧復思乎佗曰語如此

張存敬譙郡人也為人剛直有膽勇少事梁太祖為將善
因危窘出前計李罕之與晉人攻張全義於河陽太祖遣
存敬與丁會等救之罕之解圍去太祖以存敬為諸軍都
虞候太祖攻徐兗以存敬為行營都指揮使從高從周攻
滄州敗劉仁恭於老鷓隄還攻王鎔於鎮州入其城中取
其馬牛萬計遷宋州刺史復從諸將攻幽州存敬取其瀛
漠祁景四州梁攻定州與王處直戰懷德驛大敗之枕尸
十餘里梁已下鎮定乃遣存敬攻王珂于河中存敬出含
山下晉絳二州珂降于梁太祖表存敬護國軍留後復徙
宋州刺史未至卒于河中贈太傅存敬子仁頴仁愿仁愿
有孝行存敬卒事其兄仁頴出必告及必面如事父之禮
仁愿曉法令事梁唐益常為大理卿卒贈秘書監

符道昭蔡州人也為秦宗權將宗權敗道昭流落無所
依後依鳳翔李茂貞貞愛之養以為子名繼遠梁攻茂
貞道昭與梁兵戰屢敗乃歸梁太祖表道昭秦州節度使
以亂不果行太祖為元帥初開府而李唐彝以鄜州降以
為左司馬擇右司馬難其人及得道昭乃授之羅紹威將
誅其牙兵惡魏兵疆未敢發求梁為助太祖乃悉發魏兵
使攻燕而遣馬嗣勳助紹威誅牙兵牙兵已誅魏兵在外
者聞之皆亂魏將左行遷據麻亭史仁遇據高唐以叛道
昭等從太祖悉破之道昭為將勇於犯敵而少成筭每戰
先發多敗而周彝等繼之乃勝開平元年與康懷英等攻
潞州築夾城為蚰蜒塹以圍之逾年不能下晉兵攻破夾
城道昭戰死

劉捍開封人也為人明敏有威儀善擯養太祖初鎮宣武
以為客將使從朱珍募兵淄青太祖北攻鎮州與王鎔和
遣捍見鎔鎔軍未知梁意方嚴兵捍馳一騎入城中諭鎔
以太祖意鎔乃聽命梁兵攻定州降王處直捍復以一騎
入慰城中太祖圍鳳翔遣捍入見李茂貞計事唐昭宗召
見問梁軍中事稱旨賜以錦袍拜登州刺史賜號迎鑾毅
勇功臣梁臣致淮南遣捍先之淮口築馬頭下浮橋以渡
梁兵太祖出光山攻壽州又使捍作浮橋于淮北以渡歸
師拜宋州刺史太祖即徙遷左天武指揮使元從親軍都
虞候左龍虎統軍出為信國軍留後同州劉知俊反以人
誘捍將吏捍捍而去知俊械之送于李茂貞見殺太祖哀
之贈捍太傅

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世事宣武以為牙將太祖初就
鎮以為通引官累遷右長直都指揮使領洛州刺史羅紹
威將誅牙軍太祖遣彥卿之魏計事彥卿陰為紹威計畫
乃采誅牙軍彥卿身長八尺隆淮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
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
彥卿皆大為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所乘愛馬一丈烏
太祖圍鳳翔以彥卿為都排陣使彥卿乘烏馳突陣前太
祖目之曰真神將也初太祖與崔胤謀欲遷都洛陽而昭
宗不許其後昭宗奔于鳳翔太祖以兵圍之昭宗既出明
年太祖以兵至河中遣彥卿奉表迫請遷都彥卿因悉驅
徙長安居人以東人皆折屋為棧浮渭而下道路號哭仰
天大罵曰國賊崔胤朱温使我至此昭宗亦顧瞻陵廟傍

惶不忍去謂其左右為俚語云紇干山頭凍死雀何不飛
去生處樂相與泣下沾襟昭宗行至華州遣人告太祖以
何皇后有娠願留華州待冬而行太祖大怒顧彥卿曰汝
往趣官家來不可一日留也彥卿復馳至華即日追昭宗
上道太祖即位拜彥卿感化軍節度使歲餘召為左金吾
衛大將軍充金吾衛仗使彥卿晨朝至天津橋民梁現不
避道前驅捧現投橋上石欄以死彥卿見太祖自首太祖
惜詔彥卿以錢償現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彥
卿請論如法太祖不得已責授彥卿左衛中郎將復拜相
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太祖遇弒彥卿出太祖畫像事
之如生嘗對客語先朝必涕泗交下末帝即位徙鎮威勝
彥卿剛敏善事人而恬寵作威好誅殺多積怨卒于鎮年

五十七

五代史記卷二十二

梁臣傳十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倫彙編家範典梁臣傳汝舟校

唐懷英交州人也事朱瑾為牙將梁兵攻瑾瑾出略食豐沛間留懷英守城懷英即以城降梁瑾遂奔于吳太祖得懷英大喜後從氏叔琮攻趙匡凝下鄧州梁兵攻李茂貞于岐以懷英為先鋒至武功擊殺岐兵萬餘人太祖喜曰邑名武功真武功也以名馬賜之是時李周彝以郿坊兵救岐屯于二原懷英擊走之因取其翟州而還岐兵屯奉天懷英柵其東北夜半岐兵攻之懷英以為夜中不欲驚它軍獨以三千人出戰遲明岐兵解去身被十餘瘡李茂貞與梁和昭宗還京師賜懷英迎鑾毅勇功臣揚行密攻宿州太祖遣懷英擊走之表宿州刺史遷保義軍節度使

丁會以潞州叛梁降晉太祖命懷英為招討使將行太祖
戒之語甚切懷英惶恐以謂潞州期必得乃築夾城圍之
晉遣周德威屯于亂柳數攻夾城懷英不敢出戰太祖乃
以李思安代懷英將降懷英為都虞候久之思安亦無功
太祖大怒罷思安以同州劉知俊為招討使知俊未至軍
太祖自至澤州為懷英等軍援且督之已而晉王李克用
卒莊宗召周德威還太原太祖聞晉有喪德威去亦歸洛
陽而諸將亦少弛莊宗謂德威曰晉之所以能敵梁而彼
所憚者先王也今聞吾王之喪謂我新立未能出兵其意
必怠宜出其不意以擊之非徒解圍亦足以定霸也乃與
德威等疾馳六日至北黃碾會吳天大昏霧伏兵三垂岡直
趨夾城攻破之懷英大敗亡大將三百人懷英以百騎遁

歸言請死太祖曰去歲興兵太陰虧食占者以為不利
吾獨違之而致敗非爾過也釋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劉知
俊叛奔于岐以懷英為保義軍節度使西路副招討使知
俊以岐兵圍靈武太祖遣懷英攻邠寧以牽之懷英取寧
慶行三州還至昇平知俊掩擊之懷英大敗徙鎮感化其
後朱友謙叛附于晉以懷英討之與晉人戰白徑嶺懷英
又大敗徙鎮永平卒于鎮

劉鄩密州安丘人也少事青州王敬武敬武卒子師範立
棗州刺史張蟾叛師範遣指揮使盧洪討蟾洪亦叛師範
偽為好辭乃召洪洪至迎於郊外命鄩斬之坐上因使鄩攻
張蟾破之師範表鄩登州刺史以為行軍司馬梁太祖西
攻鳳翔師範乘梁虛陰遣人分襲梁諸州縣它遣者謀多

漏洩事不成獨鄴素好兵書有機略是時梁已破朱瑾等
悉有兗鄆以葛從周為兗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鄴乃
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
下水竇可入鄴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龍裝破之從從周
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昭宗于鳳
翔引兵東還遣宋友寧攻師範從周攻鄴鄴以版輿置從
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
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鄴乃悉簡婦人及民
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
守以待外援久之外援不至人心頗離副使王彥溫踰城
而奔守陴者多逸鄴乃遣人陽語彥溫曰副使勿多以人
出非吾素遣者皆勿以行又下令城中曰吾素遣從副使者

得出否者皆族城中皆感奔者乃止已而梁兵聞之果疑
彥溫非實降者乃斬之城下由是城守益堅師範兵已屈
從周以禍福諭鄴鄴報曰俟吾主降即以城還梁師範敗
降梁鄴乃亦降從周為具齋裝送鄴歸梁鄴曰降將蒙梁
恩不誅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賜
之冠帶飲之以酒鄴辭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以為元從都押衙是時太祖已領四鎮四鎮將吏皆功臣
舊人鄴一旦以降將居其上及諸將見鄴皆用軍禮鄴居
自如太祖益奇之太祖即位累遷左龍武統軍劉知俊叛
陷長安太祖遣鄴與牛存節討之知俊走鳳翔太祖乃以
長安為永平軍拜鄴節度使末帝即位領鎮南軍節度使
為開封尹揚師厚卒分相魏為兩鎮末帝恐魏兵亂遣鄴

以兵屯于魏縣魏兵果亂初賀德倫降晉莊宗入魏鄴以謂晉兵采從莊宗赴魏而太原可龍表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之往來城上而潛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旗幟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不追鄴至樂平遇雨不克進而旋急趨臨清爭魏積粟而周德威已先至鄴乃屯于莘縣築甬道及河以饋軍久之末帝以書責鄴曰闕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涸沒今倉儲已竭飛輓不克將軍與國同心宜思良畫鄴報曰晉兵甚銳未可擊宜待之末帝復遣問鄴必勝之策鄴曰臣無奇術請人給米十斛米盡則敵破矣末帝大怒謂鄴曰將軍蓄米將療饑乎將破敵乎乃遣使者監督其軍鄴召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今敵盛未可輕動諸君以

為如何諸將皆欲戰鄴乃悉召諸將坐之軍門人以河水一杯飲之諸將莫測或飲或辭鄴曰一杯之難猶若此滔滔河流可盡乎諸將皆失色是時莊宗在魏數以勁兵壓鄴營鄴不肯出而末帝又數促鄴使出戰莊宗與諸將謀曰劉鄴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龍表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為西歸而潛兵負州鄴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鄴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却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為兩方陣夾之鄴為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鄴大敗南奔自黎陽濟河保滑州末帝以為義成軍節度使明年河朔皆入于晉降鄴亳州團練使兗州張萬進反拜鄴兗州安撫制置

使萬進敗死乃拜鄆泰寧軍節度使朱友謙叛陷同州末
帝以鄆為河東道招討使行次陝州鄆為書以招友謙友
謙不報留月餘待之尹皓段凝等素惡鄆乃譖之以為鄆
與友謙親家故其逗留以養賊已而鄆兵數敗乃罷鄆歸
洛陽酖殺之年六十四贈中書令子遂凝遂雍事唐昆為
刺史鄆妾王氏有美色鄆卒後入明宗宮中是為王淑妃
明宗晚年淑妃用事鄆二子皆被恩寵潞王從珂及於鳳
翔時遂雍為西京副留守留守王思同率諸鎮兵討鳳翔
戰敗東歸遂雍閉門不內悉封府庫以待潞王潞王前軍
至者悉以金帛給之路王見遂雍握手流涕由是事無小
大皆與圖議廢帝入立拜遂雍淄州刺史以鄆兄琪之子
遂清代遂雍為西京副留守遂清歷真棣等五州刺史皆

有善政遷鳳州防禦使宣徽北院使判三司晉開運中為
安州防禦使以卒遂清性至孝居父喪哀毀鄉里稱之嘗
為淄州刺史迎其母母及郊遂清為母執轡行數十里州
人咸以為祭

牛存節字赫真青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
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乃率其徒
千餘人歸梁太祖存節為木彊中謹太祖愛之賜之名
字以為小校張晬攻汴存節破其二寨梁攻濮州戰南劉
橋范縣存節功多李罕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兵於
梁太祖以存節故事河陽知其間道使以兵為前鋒是時
歲饑兵行乏食存節以金帛就民易乾菽以食軍擊走罕
之太祖攻魏存節下魏魏陽臨河殺魏萬二千人與太祖

會內黃遷滑州牢城渴後指揮使梁兵攻鄆存節使都將
王言臧躬鄆西北隅濠中期以日午渡兵踰濠急攻之會
營中火起鄆人登城望火言伏不敢動與存節失期存節
獨破鄆西壘城門奪其濠橋梁兵得俱進遂破朱宣從葛
從周攻淮南從周敗溍河存節收其散卒八千以歸拜宅
宿二州刺史朱瑾走吳召吳兵攻徐宿存節謀曰淮兵必
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趣徐州
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
也不能攻而去已而太祖使者至授存節軍機未與存節
意合由是諸將益服其能遷潞州都指揮使太祖攻鳳翔
使召存節存節為將法令嚴整而善得士心路人送者皆
號泣累拜邢州團練使元帥府左都押衙太祖即位拜右

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為行營排陣使晉兵已
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
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
皆不欲救之存節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
勇士舉策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州人已焚外城將降
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
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于隧中敵不得
入晉人解去遷左龍虎統軍六軍都指揮使絳州刺史遷
鄆州留後同州劉知俊叛奔鳳翔乃遷存節匡國軍節度
使友珪立朱友謙叛附于晉西連鳳翔存節東西受敵同
州水賊而無井知俊叛梁以渴不能守而走故友謙與岐
兵合圍持久欲以渴疲之存節禱而擇地鑿井八十水皆

其可食友謙卒不能下末帝立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鎮天平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梁兵相距於河上存節病瘠而梁晉方苦戰存節忠憤彌激治軍督士未嘗言病病革召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贈太師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為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歸霸兄弟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晳軍亦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弁以其馬賜之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為遊兵過晳柵晳出兵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晳兵千人奪馬數十匹太祖攻蔡州蔡將蕭顯

急擊太祖營歸霸不暇請與徐懷玉分出東南壁四合擊敗之太祖得拔營去太祖攻兗鄆取曹州使歸霸以兵數千守之與朱瑾逆戰金鄉大敗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戰洹水歸霸擒克用子落落以與魏人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功出諸將右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遷萊州刺史拜左衛上將軍曲阜州刺史開平元年拜右龍虎統軍左驍衛上將軍二年拜河陽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傑事末帝為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弟歸厚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眾張晳屯赤岡歸厚與晳獨戰陣前晳備而却諸將乘之晳遂大敗太祖大悅以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

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柳王友裕攻鄆屯濮州太祖
從後至友裕徒柵與太祖相失太祖卒與鄆兵遇太祖登
高望之鄆兵纔千人太祖與歸厚以聽子軍直衝之戰已
合鄆兵大至歸厚度不能支以數十騎衛太祖先還歸厚
馬中矢僵乃持槊步鬪太祖還軍中遣張鈞馳騎弟取之
以為必死矣歸厚體被半餘箭前得鈞馬乃歸太祖見之泣
曰爾在喪軍何足計乎使兒歸宣武遷右神武統軍歷洛
晉絳三州刺史與晉人屢戰未嘗屈乾化元年拜鎮國軍
節度使以疾卒子漢卿歸弁為將亦善戰開平初為滑州
長劔指揮使漢卿梁亡皆族誅

王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沈嘿多智善劔槊秦宗權陷
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鄆為拔山都指揮

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鄰敵遷潁州刺史太祖攻濮州
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滄卧
帳中諸將強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襁褓沃以芥家之火
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
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奈何使我得濮
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
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
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
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
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
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
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

再貶崖州司戶參軍未行賜死

徐懷玉亳州雋夷人也少事梁太祖與太祖俱起微賤懷玉為將以雄豪自任而勇於戰陣從太祖鎮宣武為永城鎮將秦宗權攻梁壁金隄靈昌酸棗懷玉以輕騎連擊破之俘殺五千餘人遷左長劔都虞候又破宗權於板橋赤岡拔其八柵從太祖東攻兗鄆破徐宿懷王金創被體戰必克捷所得賞資往往以分士卒為梁名將本名琮太祖賜名懷玉從太祖攻魏敗魏兵黎陽遂東攻兗破朱瑾於金鄉又從龐師古攻揚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完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遷沂州刺史屬歲屢曲兵繕兵治壁為戰守具已而王師範叛梁攻梁東境懷玉屢以州兵擊破之遷齊州防禦使天復四年以州兵西迎昭宗都洛

陽遷華州觀察留後以兵屯雍州遷右羽林統軍屯于澤州晉人攻之為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却太祖時歷曹晉二州刺史晉數攻之懷玉堅守敗晉兵于洪洞拜保大軍節度使太祖朋友珪自立朱友謙附于晉以襲鄆州執懷玉殺之

國

王个又馬三
...

